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

宋 林駉 撰

儒吏

古者以仁義為儒以教化為吏而儒與吏為一後世以章句為儒以法律為吏而儒與吏為二嗟夫周官九兩曰道與治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又曷嘗有異致哉此愚深嘆後人之不古也夫惟儒與吏為一也詩書禮樂皆潤澤生民之具功名事業亦吾道之緒餘是故臯夔伊

傅雍容於廟堂之上而君民相忘於道化之中寂寥於
都俞之頌而天下交通於泰和之治周召毛畢以帝王
制作施於邦國都鄙之間以孝悌睦婣書比閭族黨之
民是時也內而賡歌外而岳牧皆剛簡直寬之德出而
使長入而使治無非俊造秀乂之士後世指皋夔伊傅
周召之倫以為儒之效吏之循者不過仁義教化之學
耳夫惟儒與吏為二也儒則從事於誦說章句之末而
目吏為俗也吏則從事於法律刀筆之陋而目儒為腐

也是故假春秋以濟欺公孫弘學春秋及對策以旱為桀之餘烈上諛武帝托論語以文奸者張禹不言天變及帝問之以子不語怪力亂神為對往往以詩書為發蒙上尊管晏下煽申商者又甚於功利之場鼂錯弘羊張湯杜周等傳儒術飾吏似濟時也如多詐何惠文從事似振治也如太刻何見上是時也視腐儒為敗事酈食其視尚書為樸學而儒之效泯武帝指申韓為家學景帝指雜伯為制度而吏之實壞宣帝當時謂寬弘杜張之徒以為儒之術吏之能者不過章句法律之習爾嗚呼儒與吏之名固對

立於古今也然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為吏哉儒道與天地並上之扶天經立人紀次之定社稷安國家是嘗一日無所待於儒至其列之官爵著之行事居天職而治天民者夫是之謂吏而非有二也烏可以壁間蠹簡為無用之藏徒與民相處於三尺間哉第恐儒而非真曾俗吏之不若所以起後人輕鄙之議甚矣天下不可無儒者之功也吾觀唐虞三代之時此固享吾道之福若周而秦秦而漢漢西而東儒者之效固間闕於群

咻衆吠之中天下亦陰受吾道之賜異端橫流吾道如綫大造幾不立矣吾孟子奮力而排之我是以有仁義之道秦火既熾孔壁不傳大造復不立矣吾董氏首尊孔氏我是以有六經之教奸雄竊睨染指漢鼎大造又不復立矣而若陳元方鄭康成之徒且聲大義於一隅我是以有孔孟之澤（本傳）若然者果儒之功耶抑吏之功耶文不喪天道未墜地藝祖立極天下文明以讀書勉大臣（太祖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以文吏代鎮將（太祖謂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

辛仲甫對 徙益州都監

以士人治刑獄 開寶六年詔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

以儒人典藩方 太祖因命郎曹卿監官出典藩方懲武臣之弊

趙普一代勲臣也東征西討無不如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無餘業 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盧多遜當代名儒也博學强記該貫古今用而為相藹然於太平興國之治 太祖問盧多遜事甚對帝曰宰相必用讀書人後太宗拜為相

一掃五季刻薄之習隱然正道之規模此列聖所以守為家法也故三司錢穀之任益吏職之至難我祖宗必擇德望儒臣

如陳恕寇凖程琳蔡齊之倫相望於前葢不敢付之庸常之吏也蔡龍圖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侍從必先選歷錢穀伯祖文忠公欲擢參大政先除擢三司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吕申公嘉祐中朝廷欲置之禁掖乃除戶部判官數月進修起居注旋召知制誥○陳晉公恕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吏事晩年薦寇萊公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輙復奏之又蔡齊為三司使見工

京尹繁劇之任尤吏事之至冗我祖宗必用賢明碩望如范仲淹杜衍包拯歐陽修之流歡然政聲益不敢委之刻薄之吏也范仲淹除侍郎即任開封府時與吕夷簡不協欲以此困之仲淹為尹數月京師稱治○杜衍知開封府權貴不敢干以私○包孝肅知開封

府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歐陽修嘉祐二年除開封府此吏之所施未嘗不源流於儒也歐公之倡古文吾儒之領袖也其與曾南豐蘇東坡之所講明者不但區區於操觚弄翰之末耳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東坡之有聲杭郡南豐之六秉州麾皆有補於吏政蘇軾序歐公文集曰天聖景祐間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力居多○南豐歐公門下士東坡歐公所取○南豐行狀公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東坡守為蘇堤浚三河杭人德之胡安定之明經學吾儒之山斗也其與劉彝范

純仁錢藻之所議論者不特屑屑於訓詁句讀之習爾講經義有齋明時務有齋劉彝之明水利純仁之明治道皆有益於吏治呂氏家塾記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云李廌記安定甄別人物因其所好而類聚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劉彝對神宗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餘政事文學不可數皆安定之門人也劉彝學水利何熙寧之臣言道德而心功利親羣小而踈老成天下為之開闔動揺彼六七年中數十使者徒貪城社之可憑不

思竈突之炎上孰知寛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諸賢固已隨事苴補於冥冥之中及其焦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者又向時排擯廢逐不可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人也當是時雖百惠卿其將焉施惜乎君子防制之太誎小人報復之反肆積至政宣無可為矣見新法條天運循環陰剥陽復龜山先生巋然如靈光之獨存出其眇然之軀支山岳萬鈞之壓以啟趙鼎張浚諸賢彌成建炎撥亂之功此吾道之一伸也龜山行狀晦翁先生屹然如泰

山之具瞻福星外臨以蘇生靈荒旱之餘復成淳熙太平之治此吾道之再興也（晦翁行狀）嗚呼二公所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豈一時吏治究其萬一哉此愚於終篇推廣儒學之盛云

才德

忠肅懿恭德也而古謂之才（左傳）德行道藝賢也而古亦謂之能（周禮）嗟夫以德養其才則才泯於德之中德不足而惟以才自見則始判於德之外且人才之在天下若

十指然强者奮發敏者輕鋭辨者縱横是其才稟於天者然也先王以君師之責自任作成長育以全天地父母所不可及之功九德之辨書典樂之教皆所以治其偏而成其全禮樂射御敬敏任恤皆所以達其才而成其德禮迨夫陶和䟽粹氣質變化朝廷比閭人人君子是故司馬論材即曰秀曰俊之賢鄉老賓興即月書季攷之行禮奔走禦侮疏附先後夫豈其才之不用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無非兎罝好德之人虎賁趣馬左右

攜僕夫豈其才之不任而渭彼涇舟烝徒楫之亦無非奉璋峩峩之士其德度足以收世望其風流足以成習俗其器識足以達事幾此古者未嘗有才德之分也自尾生之行一棄而德為無用漢陳平傳自跖跅之詒一下而才為有濟漢武帝紀弄車織簿不齒鄉井衛綰周勃黥卒亡命闖伺山澤黥布非不足與集事也然叛者九起不顧盟血之未乾韓信傳又彭越傳奉命絶域昏辨如流張騫宣威沙漠開拓土宇衛青霍去病非不足與謀功也然本根蠹耗索然元氣

之已秋於是君子始有才德之辨曰德如大圭不劓也才如利刃不欽也唐白居易傳曰德勝才謂之君子也曰若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司馬温公嗚呼謹重寛厚者固足壽國脉而敏鋭奮發者亦豈不能辦事哉全德粹行固足以服人心而一藝一能亦豈為棄物哉惟隨宜而器使之各謹視其所用而已葢鑾輿在前屬車在後清道而後行則非稱德之驥不足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施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駈超軼而絶塵者不足以獲多而取

勝然則曰賢與能亦不容偏廢也愚獨惜教養之制不明剛柔緩急不能無偏而世之所謂才者往往淪於頑鈍無恥之流此才之所以不如德也歟世更五季人物彫陋天生聖明陶冶一世治獄必用士人開寶詔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理參軍固也宰相必用讀書太祖因盧多遜善對曰宰相必用讀書人而左右前後無非儒學之選見後典郡必用儒臣太祖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趙普以辛仲甫對徙益州都監將閫必擇無過固也太祖命將必用謹厚無過者而堂後官亦必參之以士人之任舊堂後官

皆胥輩至太祖參用士人是雖斬艾蓬蒿削平僭偽之初使愚使貪使智使勇固不能免而天下既定非鎮重老成之人不用也嗚呼其為天下慮後世慮也遠矣是故亂世用材治世用行太宗有意於用德也端拱二年上曰為臣之道治平之代雖收功效亂世止用其才不用其行如陳平韓信頃刻可立功業治平之世即此輩無以施其謀畧孔子四科以德行為首夫惟以德為可重故李沆以風範端凝相李沆侍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韓丕以冲澹自處進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官太宗甚重之命守本官左諫議大夫知制誥為翰林學士用士安而不用張洎者

以洎有文學而士安有德行也太宗淳化二年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令張洎上曰極知洎以文學資仕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用敏中而復用張詠者以敏中大耐而詠素有德望也淳化四年一日御筆飛白書向敏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餘見言行録本傳太宗之用捨如此風俗其有不厚乎才幹則不乏德行則罕見此真宗有意於尚德也夫惟以德為可敬王旦以深沉有德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李諮以苦學奉親用景德二年李諮中進士第上親閱試卷謂宰相曰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其舅諮日夕

號泣求還其母至乃絶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喜也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盛元景德元年七月先是上召翰林梁顥夜對詢及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未見其比以安仁為翰學寧用他人輔仲舒而不用致堯真宗朝時梅詢曾致堯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輔溫仲舒安撫陜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李沆在中書不喜因用他人輔仲舒而還致堯真宗之去取如此人才其有不盛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豐芑之仁數世用之吾觀徂徠之頌也潞公重望弼亮數世小范老子純乎王道以率履予行以謹厚予殊比

弼以夔契比琦以周勃凡見於一頌者皆君子人也維仲淹弼一夔一契予早識琦而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曰行予來汝予黄髮心如一兮率履不越汝得象殊謹重微密又觀古靈之叢也司馬名相首擢第一孫覺純仁可列侍從以可備風憲舉明道以可屬危難舉王存以張子厚為學行修明以吳育為端良吳恕為器識凡見於一叢者亦皆君子人也長編熙寧九年古靈陳襄薦司馬温公而下三十三人章叢司馬光韓維呂公著乞詔還詞苑或居經幄蘇頌宜居編修孫覺李常范純仁可充侍從王存顧臨可屬危難程顥可備風憲張載學行修明孔文仲性醇行粹吳育端良質實吳恕器識深醇云云吁有由也雖然

用捨人材在人主權衡人才在大臣昔李文靖當國冦公屢以丁公薦而文靖則曰才則才矣使在人上不可也東軒筆録冦準屢薦丁晉公之才於李文靖而終未用一日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而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在人上乎萊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王文正品藻人物楊文公亦以丁謂告而文正則曰才則才矣使獨當權不可也遺事楊文正與王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惟二公之所取者不在於區區之小才則自真宗而

後多得重厚名流者亦大臣擢用之公也李沆為相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陳升之才智才也安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曰是不能臨大節也神宗問司馬光曰今中外大臣獨升之有才智曉達政事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諭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安石用事引升之自代呂惠卿之明辨才也安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曰是用心不端也神宗歷問羣臣至惠卿光曰惠卿憸巧致安石負謗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明辨亦似有才光曰惠卿文學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安石後力引惠卿代已惟安石之所用者惟取其才智明辨之人則自熙豐以來大

抵皆少年新進輕躁浮薄之流皆安石之咎也嗚呼安得李王司馬二三君子與之評品人物哉

士風

諛佞成風漢道不西清虛相習晉其東矣噫豈惟漢晉然哉雖唐虞三代而有此末有不敗者也國朝立三綱以為綱張四維以為維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鬼神何厚耶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戒欺誕之詩也士夫其不為誠實乎太宗作七言詩示學士卒章云

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煩舌湧如泉臣守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

此真宗疾奔競之詩也士夫其不為恬退乎真宗作詩示羣臣云

云李昉子弟並從罷黜懲攘奪也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詩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至勢家與孤寒並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温叟子

孫特加甄録戒貪墨也士夫其不為推遜清廉乎劉温叟至清廉太宗嘗賜以錢五百千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復因重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扃鎖如故還白其事上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後温叟薨太宗録其後曰使名節者知所激勸嗚呼有君如

此其忍負之此國朝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胡宿白

首不忍欺君詳議不敢得也嘉祐元年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以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白之同列曰詳議在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得與不得一詳議官爾宿以誠事主上今白首矣不忍係髮欺君

寇公初進不可欺君科第不足計也寇忠愍時年方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不預還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晏集館閣盛德晏公曰非不宴遊直以貧故無飾辭也晏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多為宴集公時貧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既受命上面諭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耳上益嘉其

誠實私入市肆宮僚失德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無妄語也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一日真宗急召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白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與之飲真宗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噫匹夫至愚尚知以誠況諸君子乎其誠實之風著矣年方强仕請解機務急流勇退人也至道三年真宗即位錢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君請云云又麻衣僧謂若水曰公急流中勇退人也年未知命表求掛冠知止求退人也咸平四年韓見素為監察御史表求致仕時方年四十八

上問輔臣曰見素髮齒尚壯遽爾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上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競求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若允其請亦足以激勸風俗上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年八十餘卒

父任執政不就廷試非韓維之安於靜退乎他日之遷監學正以旌擢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録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禮部第一不肯自陳非范景仁之恬於進取乎他日之除祕閣正以勸激之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言龐籍言鎮有異才不汲汲於進

取特除直祕閣噫虞非其招猶不屑往況諸君子乎其恬退之風盛矣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以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覃為第一（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準同赴大名舉義將首薦詠詠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以覃為薦士論多之）蔡公齊之試萊州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推史方為第一（蔡齊萊州人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方而已居其次）畢文簡之除相可喜也曰臣以駑朽請薦相才（畢士安參政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公曰臣材駑朽不足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材也不閱月並拜平章事）杜祁公之去相甚鬱也曰某以非材久妨賢路（杜衍門生嘗謂公曰公在

相位未期年而出天下甚欝望曰衍以非材久妨賢路遷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未薦嗚呼攫金逐鹿者聞此寧不有愧心乎其推遜何如哉有官鼎鼐無地樓臺萊公之儉德也是詩也肯移為他人誦耶聞見録萊公居家儉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曰此無地相公耶馬諳舊路龜放長江趙公之清德也肯私為外人讚耶趙抃初知成都攜一龜一鶴自隨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祐送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再來歸自南海不載一物何廉耶余靖為廣西安撫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歸自西蜀僅有數卷何薄耶太祖初立

命王全斌等伐蜀沈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帛子女倫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耳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副使嗚呼囊帛匱金者知此寧不汗顏乎其清廉何如哉是雖諸賢律身之嚴亦祖宗激勸之微權也

雖然授以翰林力辭不已神宗即位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上諭以卿有文學何辭公曰臣不能四六上曰如西漢制誥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舉進士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杉出內臣強公受告以告置懷中不得已受授以館職固辭不就溫公家語至和中召王安石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辭章至十上焉溫公判公之推遜一也然議者以溫公為

是而荆公為非議法不合請歸西洛温公與安石論新法青苗不合章屢上請歸洛用法未便投老鍾山初吕惠卿為荆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荆公去惠卿背之值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之輩按之惠卿請不得然後以語中子雱荆公不快遂投老金陵鍾山温公荆公之恬退一也然議者以温公為得而荆公為失温公之不事生産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不事生産買宅洛中僅庇風雨荆公之不自奉養上言安石不好官職不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復庇其短也均之為清廉也議者亦以温公為真清而荆公為詐清何耶大抵重厚之士其處已也以誠好名

之士其處已也不以誠溫公重厚之士而荆公特好名之士也是則三者習尚又關於誠不誠之間未可以笑貌聲音求之矣不然溫公平生以誠嘗語之劉安世元城先生曰安世從公遊學十年問其立身之要公曰其惟誠乎公平生行之俯仰無愧而安石詐人我仁宗已心薄之仁宗朝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盞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君子於此可以覘二公之終身也噫相在爾室不愧屋漏中庸之學君子不可不書諸紳

幸學

古者以學為維持風教之地故視學為常典後世以學為粉飾太平之具故視學為曠儀嗟夫學者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是以三代盛時取士論政莫不在是卜禘而後視學所以游其志也未見其輕於禘也士不變而視學所以重其教也未見其瀆也春入學秋頒學一歲而再學未見其繁且數也以謂不如是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為禮

樂教化之本此所以視為常典歟後世以先王化民之地而指為美觀之文平日常行之事而視為創舉之禮漢明臨雍拜老此先王大合樂之舉而史筆紀之以為美談凡入學以齒將入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記王制又漢明帝紀永平中帝臨雍拜老諸生圜橋門者億萬計執疑問難又班固賦辟雍湯湯聖皇莅止唐太宗數幸釋菜此先王春入學之常唐人嗟異以為偉觀唐儒學傳序太宗召天下純儒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

義優以束帛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復置書筭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雖三代所未聞也嗚呼明帝太宗當文治彫落之餘士類湮鬱之後一旦舉行駭人耳目俎豆生輝冠帶增氣此所以視為曠儀歟嘗謂王者以一身膺天地社稷之託禮樂綱常之任其不可輕之地有三曰天地曰宗廟曰學校夫以萬機之繁未必皆其身與惟天地之祀宗廟之祠與夫學校之幸非萬乘親幸未見其所以致敬之意是故吉蠲大報於天地之郊灌鬯薦獻於宗廟之享承師問道於

親臨學校之幸此無他天地萬物之始宗廟國家之本而學校教化之基國之大務未有舍此而先者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祭不若夫子用王者事嗟夫夫子豈止與社稷爭雄長而已哉韓文國家以禮義淑人心人文化天下方太祖肇造之初蓬孛未豁也我太祖元年正月幸監二月又幸至四年四月又幸故其贊先聖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是舉也其視武王克商封先聖之後者同一意也太祖

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又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云云高宗中興之始國步甚艱也我高宗親謁聖祠師道日隆命講周易經學有光故其贊先聖曰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是舉也其視光武興漢先建太學比日臨亯者同意也聖政

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謁先聖先師登降步趨執爵灌獻天容肅恭禮畢乃命司業高閌講周易復幸養心持正二齋上幸畢觀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文因御製文宣王贊後又製七十二子贊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

聿崇夫當太祖之初興高宗之再造庶事草創未暇他舉一則曰幸學二則曰幸學飾禮容奉籩豆周旋進退興降俯伏汲汲然為尊師重道之舉此固百世而下聞風興起者祖宗躬行之於前子孫潤色之於後此道術所以顯行教化所以興隆也是故列聖相承盛禮日舉自太祖而後則端拱幸國學而玩易之泰卦寶訓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言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即詔覺講易泰卦翌日語近臣曰昨聽泰卦文理深奥足以為君臣監戒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淳化又幸講書之堯典上見

此太宗舉行之典也景德二年幸國子而覽書庫明年又謁先聖以展拜此真宗舉行之典也寶訓真宗景德二年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鏤板曰國家崇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亦何以臻此 又會要景德中幸西京謁先聖詔河南府營建國子監又幸四月又謁文宣王廟帝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自高宗而後則淳熙之禮行釋奠吾道有光義闡中庸聖學高明此孝宗親幸之禮也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詔畧曰朕躬釋奠闡中庸之義云云士大夫其念哉當為君子之儒毋慕小人之德則無負於樂育在汝等勉之是時龔遂良等奏命儒臣講經上曰禮記中庸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益治道嘉泰之詔命司成紬繹周官束帛戔戔

寵及青衿此寧宗親幸之禮也寧宗嘉泰壬戌幸學講周官賜諸生束帛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之為謀遠矣雖然祖宗之所以屢行幸禮者豈以是為漢唐美觀之文哉吾觀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嗚呼大防之言其欲祖宗常行是禮之意深矣欲觀國家之美意當求諸辟雍之章元祐中哲宗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畢御端化堂命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正恐

惜費而止耳
聞者乃服

學政

有學教有學政詩書薰染禮樂和平鼓舞於鳶飛之下者教也檢柅私心防閑非習折旋於蟻封之地者政也教者所以長養之政者所以規正之政寓於教而無偏廢之失而聖人之責塞矣然政教果自行乎益天下之尊有三覆載我者天地也鞠育我者父母也而導迪作成者雖天地父母亦無所用其力故有師教之義焉聽

禮義之誨如臨深淵視規矩之嚴如畏簡書目擩耳染無非教也手舉足履無非政也而師儒之功為大尚論古今政教之善安得不歸於教者之責哉且成周盛時人人君子長育如陵潤澤如沚既教以射御又教以詩書既習以諷誦又習以羽籥而教之之意詳矣然撻以記之而俟明之德不可無否則威之而承之庸之不可廢於禁制防遏之法有隱然訓迪誘諭之意嗚呼盡之矣不知成周之政教所以拖之成均用之鄉黨而無一

人之不被者伊誰之功盍嘗考之成均學政專待國子政也而樂音導迪使人有易直子諒之心非教乎而政教之施非大司樂之責而誰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詔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鄉黨禁令專待秀民政也而屬於掌教無非亦道藝之美非教乎而政教之行非地官之責而誰責卿大夫噫有政教以淑其心有師儒以任其責則學校為扶天理立人極之地歟國家自慶歷以

來建立學校元豐宏之南渡新之其知學校為扶持世教之本葢不可一日忽天聖五年晏殊知應天府大興學慶厯四年詔州縣皆立學十一月余靖言興建學校以育俊秀由是廣學官頒學田又熙豐間中書言近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請分三等以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又建紹間再新學舍然觀安定胡先生之在湖學也談經學以明理義而學之教為甚詳補正録以明規矩而學之政亦不廢體用之學封植人材榱桷之詩膾炙人口孰不曰政教並舉之善君子觀錢藻范純仁劉彝之流講明經學議論治道皆知有政

教之學者無非胡先生之功也墓志先生為蘇湖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懇懇為諸生言所以治己而後治人者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又呂氏家塾記荊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又李廌書熙寧二年劉彝召對上問從學何人曰少從安定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安石在場屋修進士業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當寶元明道間明體用之學授諸生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上曰門人在朝為誰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又職畧仁宗朝胡安定掌太學具正錄第補諸生熙寧末興三舍始進官為正錄學正五人凡諸生之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學錄五人掌佐學正糾不如規者今以經義詞章課士固非古者樂正之教以學

令學規待士固非古者大胥之政因仍舊習其來尚矣然文已中程而選考不預則不聽選已書籍而程試不預則不許試此兼考行藝之意又出於經義詞章之外諸生外有顯過亦許糾治舍選有犯重罰亦必舉行此申明規矩之意又出於學舍學規之外亦何慊於政教乎然愚所以不滿者意蓋有在也蓋今之司成所掌者學教正樂正之遺意今之正録所糾者規罰亦大胥小胥之舊然師儒之於生徒適然而值如浮萍之不相關

博士月一詣齋教導之意第為具文而教安在哉士之視規矩指為不切如屋壁之陳迹間有毅然不恤衆議以師道自任而群謗蝟興而反退縮矣而政安在哉此愚不咎政教之制不如古而咎師儒之不如古之得伸其志也雖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忠信仁義是為天爵則教在我也清議所臨嚴於簡書則政在我也士以綱常自任以言行自守表儀不足而後誨訓形焉誨訓不足而後繩墨及焉寧不有

靦面目將何自立於俯仰間哉抱琴而歌鼓篋而遊采芹藻於泮水之間詠道德於橋門之下此士君子自修之學也敢不以是而自勉

繪功臣

昭勲崇德閣記

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虞漂朝請郎太常丞兼權尚左郎官留几英朝奉郎太常博士林惟孝宣教郎太常寺主簿許儀宣教郎行太社令程源宣教郎行籍田令余天錫臣

等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尊賢尚功厲志求治固已緝熙十三朝之令緒培植億萬載之丕基矣屬時社稷尊安海宇清晏慨艱難之積累思左右之勤勞永惟寧考在御嘗有崇顯配享勲臣之旨經始未成乃寶慶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闡基建閣自趙韓王普而下二十有三人悉登繪而表異之親洒宸翰寵以隆名曰昭勲崇德之閣雲章炳耀下飾萬物臣等整襟肅容端拜聳觀切謂群公先正遭遇聖時濟業

於平定之初圖義於惟機之日決策於危疑之頃扶景
運而致中興輔潛德而定大計曰文曰武咸有丕績可
謂協明良之會矣貂纓儼飾烝徒袷侑可謂極始終之
榮矣至若視功載於奕葉崇傑閣於頒臺具昭盛典以
示永藏斯千古之曠儀一人之厚錫也陛下欽承先志
遂宇聿新扁揭昭回輝映層漢猗歟漢之麒麟唐之凌
煙其舊義無所取意以名之於恩重事殊豈惟元勲故
老精爽飛動潛孚於肸蠁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名砥節

亦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龍吟虎嘯事業益闡乾清坤夷邦家永輯其自今日始臣等猥以謭薄欽厥攸司幸際明時目擊盛舉虔奉奎翰刻之翠珉敢稽首拜手恭書于下用對揚丕顯休命謹記

元祐初我哲宗嗣服之始也首行鄭公配享之法元祐三年神廟侑食時欲從安石配享鮮于侁奏疏以富公訪落之初功德第一合配神廟隆興初我孝宗即政之初也首從岳侯祠守之典孝宗初年江西守臣乞建岳侯祠守從之夫當人君臨御之元國家之利害民生之休戚豈無

一二急務所當講明者而祖宗拳拳於報功之典者葢
人心觀瞻莫新於初政士氣激昂莫切於初政衡茅之
下埀名自奮者有人縉紳之列以身任責者有人是時
也茍無褒崇勸勉之意孰肯以功名自見哉此祖宗之
寵表臣節特行於初政之時也此今日之繪畫㦸儀正
得祖宗之意也且人臣之所謂大勲者非曰尺寸之微
勞也絲粟之小材也或開國於斬艾蓬蒿之秋或保治
於重熙累洽之日或坰日月於人心危疑之頃或作霖

雨於舊學登庸之後他如仗天威伸皇靈以驅馳於介冑間者皆國家所倚賴豈車服爵禄所能報其萬一哉是必傑棟崢嶸聳人瞻視麗筆黼藻示世典刑上以發九泉忠義之馨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念則報功之責塞矣夫圖繪之典漢唐非不講也甘露之麒麟（前宣帝甘露間因單于來朝建麒麟閣繪霍氏而下十一人屬國蘇武）永平之雲臺（顯宗永平二年於雲臺圖建武名將自鄧禹而下二十八人）貞觀之凌煙（太宗貞觀中凌煙閣繪長孫無忌而下）侈然於史牒之間亦一代之偉觀然寵其創守者未必及其

中興念其征伐者未必思其規誨此君子惜其有遺也又孰若今日前後之輝映哉今日仰紹燕謀慨念鴻勲乃命奉常有翬其宇衣冠冕服之儀洋洋如在也功勲庸多之美凜凜不忘也自趙中令而下二十三人見其形而思其人因其人而慨其功嗚呼盛矣哉然先正之功何如哉方藝祖之開國也以仁興武與壺漿百姓請命于上天削百年之根據合諸國之瓜分西顧而誅李筠李筠周朝為昭義節度在鎮跋扈太祖即位舉兵反遣石守信攻其城赴火死南盼而戮重

進李重進鎮揚州李筠反重進密書與筠相結太祖遂平之平蜀而孟昶俘前蜀王建唐僖宗授西川節度至子衍唐莊宗滅之以孟知祥為後唐昭宗封為蜀王尋即帝位其子昶踰越而劉鋹縛梁封劉隱為南海王弟巖襲位國號南漢傳巖龔玢晟鋹開寶三年潘美伐之浮梁東渡天下為家蓬孛軒豁悉主悉臣當是之時非趙薛沈呂諸公之功而誰功見前至列聖之承休也興國之下太原太平興國四年冬駕親征太原漢主降北漢遂平景德之征澶淵景德元年契丹侵澶真宗用寇萊公親征之策遂征之射其帥遂請和嘉祐之太平嘉祐間天下富庶不知兵革時和歲豐元祐之革弊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革熙豐新法天下咸謂快活條貫節紀綱

於治安之餘修禮文於藩飾之後結人心植國本凜凜不能一日安以為泰山四維之地當是之時非張寇王呂文富司馬諸公之功而誰功見前治平嗣服正人心易惑之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大臣親扶日轂晏然如山神閑氣定垂紳搢笏使中外餔啜嬉遊而無竊義之謦天地亮其心鬼神鑒其誠則定策如韓如曾亦難矣慶歷聖德詩予早識琦而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又事畧曾公亮謹畏周密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餘見言行録隆興潛邸正聖心培養之機歷試之

始方知諸難潛飛之日正思施普大臣者朝規夕誨言箴行銘乾進剛德蒙養聖功異日登進揆席益念舊學之勲社稷享其福生靈蒙其恩則舊學如史文惠亦難矣史越王言行録不特此耳方僭偽之未平九縣飈回三精霧塞趙薛贊謀畫策固有功矣而曹潘仰仗威靈糾率義旅亦創業之竒勛也方敵國之肆侮鼎社陸沈神人共憤趙張居中運策固有功矣而韓劉虎視江工洗滌腥羶亦中興之偉績也夫此數公者先朝褒崇之典錫之

爵秩禄之子孫曰未也勒之鼎彛銘之竹帛曰未也而又清廟有像大烝有享而猶未也迨于今日矢棘壯觀偉儀精神侈其典也奎畫陸離鴻名赫奕榮其舉也盡祖宗所未盡之禮報先正所難報之功其所以激勸後來使人有悠長之思又何如哉抑又論之周禮司勲一職自王功國功而次其等有六祭之大烝銘之太常均之為報典也而所謂王功國功特冠於諸功之工抑何也益有功於民者不若有功於君有勞於事者不若有

勞於國此正周公之輔相成王甘盤之舊學商宗也然則司勲烏可不首舉哉不然麒麟之繪如丙魏之輔佐充國之征伐皆煥然於其列獨霍氏之名首冠諸公者葢擁昭立宣對越無愧其功尤偉也凌煙之像如李靖之善戰魏徵之能諫亦爍然於丹青之下而房杜二公特列其上者亦秦府舊臣啓沃日久其功尤卓也此愚於定策舊學之勲故表而出之

任舊臣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前人儲材之意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後人仍舊之意也夫人材之在天下其養也非一日其用也亦非一日何者木之漱雲調惜拱把是必養於卵翼之時用於登進之始禮樂㢮耻以維之寛大樂易以待之如護元氣如愛重寶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流久長之仁備緩急之用也是故高帝末年重念安劉之計特拳拳於勲舊之絳侯武帝以遺詔而任霍光正以為擁昭立宣之地其儲材之意深矣並本傳　軀惟千

年可決大疑是必以老成為柱石以重厚為腹心不為新進之所移不為異說之所搖如待上賓如對嚴師以為不如是則無以任付託之寄慰在天之靈也是故文帝之用將相莫非舊臣是雖洛陽年少紛紛之請曾不為之轉移太宗之用房杜秦府舊人從遊日久不啻若僚友然其任舊之禮至矣（並本紀）甚矣舊臣有關於天下之治也其閱世也久其歷事也熟則智老識遠有蓍龜之見其受恩也深其感德也厚則與國終始有歲寒之

操議論重厚無少年之紛更也忠槩真純無流俗之鍥薄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服群心之望可以決大事之危疑可以翊社稷之靈長此舊臣之所以可仗也如此故天之祚人國家也使二三元老左扶右持森然斗杓之横漢壽考康寧福禄未艾屹然華岳之不揺否則參辰不合典刑汩沒晚輩後進紛更百出則國之為國也危矣昔曾子有言孝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為難能也誠哉是言矣愚嘗拜覲國朝委任之意我藝祖之開

基也紫周三相保全寵禮心腹相孚邊幅盡略此與成湯之相伊尹武王之待箕子益同一意夫以異代之舊臣且用之而不疑則我藝祖之豐芑詒後者子孫其忍忘之哉通略上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范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加侍中王溥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加司空魏仁浦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職事略任沈倫薛居正九年中令三入追念故績記聞昭憲太后敕太祖曰汝萬歲後以次傳之二弟太祖曰敢不知毋教太祖為約誓書趙普書於紙尾藏之金匱後太宗因見藏書即召普再相張齊賢之相以輔汝為相之言而相之也東軒筆錄太祖謂太

宗曰我幸西都惟得張齊賢耳不欲官之異時使輔汝為相也盧多遜之相以儒者宰相之言而相之也長編盧多遜言對精敏太祖曰宰相不可無儒者我太宗之所任者非藝祖之遺後歟真宗嗣位仰法太宗齊賢之復入也凡二年蒙正之復入也凡三年吕端之即居相位也亦一年此真宗之任舊臣然也仁宗之繼真廟也登庸元老布置揆席景祐之相李迪即天禧之相也記聞章獻上仙迪名復相吕夷簡譖之歲餘罷相迪謂人曰迪不自量天聖之相王欽若亦天禧之相也事畧天禧間王欽若作相至仁宗嗣位天聖初復相如張如王前朝

參樞追念不忘相繼秉軸長編王曾張知白真宗朝曾為相知白為參政仁宗初年相曾又相知白英宗之繼仁廟也治平初元廟堂權重受遺輔政無愧古人韓公親扶日轂晏然太山人心無警重厚如勃徂徠聖德詩予早識琦而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曾公謹畏周密內外無隙有始有卒可方安世長編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吾觀列聖相承委任勳舊無新進以撓國政無讒言以間故老堂堂相位尊嚴謹重以持守家法為本以維持治體為尚百餘年間天下享安靖和平之福皆

元老故臣相與扶持輔贊之功此固前人儲數世之仁抑亦後之子孫愛惜保護之至此也熙寧大臣德不勝才大言闊論驚駭人聽韓公元勳一去不留治平四年九月韓琦罷相富公大臣相繼去位富弼熙寧二年十月罷相而前朝之耆舊一網盡去所與共事者非新進之惠卿則少年之曾布熙寧七年四月安石薦惠卿代已曾布終始守新法安石之門人浮躁輕薄自相傾軋元豐末年方用正人慨然有革去熙寧之意惜乎有志不及就也中更元祐嗣守先志退二大奸曾不踰時元祐元年

二月蔡確免三月韓縝免潞公碩德首蒙師禮元祐相司馬溫公呂公以潞公舊相遂居二相之上師禮之司馬呂公相繼召用呂大防繼之范純仁又繼之劉摯蘇頌又繼之並元祐人材門之數君子皆端人也皆先朝之德望也環列左右風采頓異嗚呼累朝之所相者皆故臣之重厚故天下享持守安靜之治熙寧大臣之所用者盡少年之輕躁而國家紛紛之弊未已也嗚呼可不鑑哉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九

宋 林駉 撰

録賢裔

嘗觀漢人之表列侯也先叙爵邑後叙子孫則知漢人象賢之意（漢列侯功臣表先姓名次謚號次爵邑又次子孫）又觀唐人之表宰相也先列職名後列譜系則知唐人世禄之典（唐宰相表上列職名次譜系）嗟夫喬木舊望見者興念甘棠遺愛去之見思則席勲業之舊著閥閲之英者可無悠長之念哉然嘗

論之為國家宣力者固可重為生民立極者尤可敬為當時立勲者固可嘉為後世開太平者尤可尚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脉也何者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者此道也以正心格物為本原以治國平天下為功用者此道也風雨有晦冥而此道無變遷世變有汙隆而此道無轉移周公之迹陳矣魯之子孫崇尚文學雖列國紛紜而不變孔子之筆絶矣後世見禮不覩諸他而覩之子思然則續其統根其緒上之人

安得不任其責哉故周公之後與姬室相為無窮而夫子之裔歴漢唐猶一日信矣夫不可一日不續吾道之脉也我國家崇尚文治維持道統念故家之餘澤起遺笏之舊愛上以接先賢之正傳下以發潛德之幽光故劉温叟以清節著名太宗特録其子所以示天下之名節劉温叟以清節自守温叟没太宗特録其子曰所以表其清節司馬公以誠實立身哲宗特召子康所以表名臣之行業司馬公元祐二年殁哲宗召其子康為崇政說書此象賢之意固隆矣至若道學宗派後代山斗

濂溪先生導其源伊洛横渠浚其流楊游胡馬諸君子助其瀾自元祐至今日其間或興或廢不知其幾而人心天理不泯於頽靡之中國脉元氣終有頼於維持之力道學固無負於國家而國家亦無負於道學也自今觀之紹聖末年唱為黨禍名儒故老海隅嶺表而吾道之泒絶矣我高宗雨露洗濯善類萌蘖龜山大儒靈光獨立胡氏父子相繼擢用而伊洛之傳始振此高宗録賢之功也紹聖間以程伊川洛黨放歸田至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又崇寧初元祐學有禁　又

中興本末建炎初崇政殿說書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具門人高第有故監察御史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楊時是時以時為工部侍郎年七十九矣及入對有言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務者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中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各得時之學又未幾召胡安國及其子寅俱在位秦氏當國忘讎忍恥高視闊步訕笑大儒而吾道之脉微矣我孝宗天涵地育諸儒生氣屈致文公講道翠幄其他苗裔收拾殆盡而伊洛之傳復振此孝宗錄賢之功也秦檜主和趙鼎之黨劉大中之徒相繼求去。又慶元初孝宗以朱熹安貧樂道召為侍講權臣用事倡為偽學排逐正人響息影滅而吾道之

灰冷矣我寧宗改紘易轍推明理學節惠有謚讀書有人閩中江右家傳人誦而伊洛之傳至今源源光盛此寧宗録賢之功也嘉定間謚横渠節惠詔陸氏子孫讀書秘閣　又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祖宗固已尊顯矣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今日能無加培植歟主上初政未遑他務伊川道學之宗既録其後朱張道學之派復顯其裔即此一意人心興起使天下知格物致知之學非迂闊道德性命之書非高遠其所以立天地心繼前聖學也不淺又

不但為泉壤之輝也雖然司馬公一相主盟吾道而伊洛之正學始明元祐初司馬公為相召河南布衣程伊川為說書一時門人朱光庭諸君子皆擢用趙忠簡求去正人勢孤而伊洛之門人復散紹興張魏公敗劉猊於濠州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求去時鼎既去補外董朱繼去此愚又不能不拳拳於君相相與扶持之功云

定策大臣

召公之託聞顧命漢相之謀應大横此非韓魏公之制乎崋陽授韓魏公門下侍郎制曰惟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惟漢相之謀終應大横之兆益懐先見者識

之遂決至憲者材之英天相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子孟之承先帝召公之保三朝此非曾魯公之制乎華陽授曾魯公授門下侍郎制曰大火基宋實開五聖之符六龍乘乾逐致中天之運又授君僕射制曰子孟之承先帝預定大謀召公之保三朝率躬一德甚矣大臣勲業莫重於定策也夫外懾強敵內伸國威獻凱奏勲以紓神人之共憤者勇略之臣也出入禁闥陪奉丹陛朝夕雍容格君心於無過之地者侍從之臣也正色立朝奮身抗議凜凜風采以破奸雄之膽者諫諍之臣也然秉鳬雙舄無關多寡毛髮絲粟僅效微勞其於

天下之大計社稷之重寄彼益未之知也方國論洶洶之秋人心危疑事勢倉卒呼吸之間有雷有風進退之間有存有亡斯時也曰勇略曰侍從曰諫諍舉不能以容其力此非大臣之責而誰責㨂祖宗之訓於新嗣之初啓金滕之書於流言之日不動聲色措國泰山天地鑒其誠宗廟諒其心天下蒙其福此伊周事業鏗鏘於千百載之下者其惟定策之功歟不然吴起齊之名將也東征西討勲塞一時威矣然當國疑主少之初扶持

社稷遂不若田文之功通鑑魏置相田文吴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未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黙然曰屬之子矣陳平漢之謀臣也誅秦慼項益出漢庭之右盛矣然當代邸奉立之時親握天子璽又不及周絳侯之勲周勃傳嗚呼尚論大臣之大節不觀諸國勢危貳之秋則伊周之事業泯矣天開有宋偉人間生社稷元勲毘彜弗泯是故開國勲舊宏濟艱難益以天下為已任僉

匱之藏首稗國論慈闈之訓仰决聖謨其弼亮之美可以對越乎穹壤記聞昭憲太后敕太祖曰若萬歲後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書紙尾藏之金匱三朝元老乃心王室躬蹈不測之深淵伏奏懇切首唱大義扶翊日月[illegible]中外之人餔啜嬉遊而無驚視竊語之警韓琦定策亞傅責重節堅可以託六尺之孤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有始有卒可方安世其感動人主者實先乎於衆論長編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此二三君子身佩安危

忠扶宗社神閑氣定垂紳搢笏而定國祚於泰山四維之地豐功茂績載在盟府嗚呼盛矣哉然又論之定一時之大策固難正異日之君心尤難方國本未定事勢殆矣而能談笑廟堂親決大議此固有賴弼亮之休至國本已定事勢安矣而君心方善而未固君德方進而未純其可無輔贊彌綸之力歟是周召訪洛之時作書誦詩警戒日聞而成王終為令主平勃於鐵鍼之間決背莫對文帝之治幾疵焉前陳平傳此大臣拳拳不能自已

之忠尤當見於異日也噫呂端本真宗之顧命大臣奏事雍容未嘗喜懼以輔咸平之治者端之力居多真宗初即位每見呂端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再拜以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趙普嘗曰呂公奏事每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韓公乃神宗之定策元老新法之疏懇切再三猶能寬一分之賜者韓公之功歟神宗初韓公奉英宗之遺命以立之至行新法韓公再三力疏後乞補外特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節度使判相州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愚深望於今之大臣

功臣配享

予享先王爾祖與之此侑食之始制也書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有功太常祭於大烝此侑食之定制也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嗟夫甘棠微木見者興詠故笏細物中心惻然況覽竹帛之舊蹟覩鼎彝之遺銘其可無慨慕遠想之典歟此商周所以拳拳於清廟之享者見仁之至義之盡也商周遠矣其待臣之禮吾憾焉晉文公間關在外十有九年之推從亡日久益同甘苦共患難者比其反國乃不及祿左傳韓淮陰誅秦蹙楚項益

漢庭之第一功盟血未乾狗烹弓藏終不能老死牖下韓信傳此固鍥薄少恩之人固不足與語君臣始終之義若夫漢之霍子孟唐之魏鄭公此千載魚水之會然能榮其身於前而不能全其名於後能俾厚秩於一時而不能播幽馨於異日此君子深為之浩歎方子孟未央之奏親握天子璽以授宣帝受遺託孤無負先朝葢三代而下所未有麟閣崢嶸遺像凜然位次第一氏而不名若無負於子孟矣然霍氏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已

及使光之元勲茂績不再傳而盡泯何刻哉本傳霍光與諸臣議立孝武曾孫未央列奏遂即帝位至甘露元年遂建麒麟閣光居其一特曰霍氏不書其名後光覺人告顯禹有變遂赤其族觀此則漢人祭功臣於庭之制特具文耳通典漢制祭功臣於庭生特燕於堂死則降於庭與士庶為列方魏公立朝之日引入臥內好同心腹諫行言聽措世太平亦三代而下所未有豈碑嵯峨大書深刻鋪陳功蹟若有光焉亦無負於鄭公矣然萋斐之言一入而仆碑之悔遽形使鑑逝之後反於墟墓有譴焉何薄哉魏徵傳太宗拜諫議大夫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以不世

遇乃仆畫底緼後帝嘆曰令魏徵卒一鑑亡矣後帝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娼之毁短百為帝不悦乃停叔玉昏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

觀此則唐人享功臣於禘祫之日特虗設耳通典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禘祫之日功臣並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

噫論漢之君臣不若宣帝子孟之相得論唐之君臣不若太宗魏公之始終不替猶不能得事死如事生之禮況其餘乎我國朝以忠孝為家法以禮義為國維元勲碩德既保全於土龍既禱之餘縟儀盛典復追報於喬木見思之日然侑食之典庸可輕乎哉議

集縉紳愜公論也冊告宗廟無愧辭也蘇東坡劄子自祖宗以來釋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配食列聖盖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之公議所屬不預此選奏議既上詔旨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愚嘗拜觀盛朝歷數舊勳凡侑於清廟祭於大烝當時無異論後世無私說至今言之猶使人有起敬起愛之意我藝祖之開國也中令元勳宏濟艱難記聞太祖叱雷德驤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侍中重望削平僭偽是用侑享于藝祖涑水燕談曹彬征伐前後凡降四國王江南四川廣南湖南也我太宗之繼統也輔新政於太平之初則有居正

許居正太平興國初入相後配享太宗廟揚天靈於混一之日則有潘石潘美石熙載輔太祖太宗平定天下二人後並配享太宗廟庭是用侑享於太宗其在真宗時也文靖文正凝遠深沉李文靖沆風範凝遠又王文正旦張詠曰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李公威名天下知之李繼隆其在仁宗時也沂公大節險夷一致王曾有天下之大節申公持權見遠謀偉事畧夷簡相仁宗美功立名主治喪之禮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歟在英廟則琦有奇骨重厚如勃徂徠慶歷聖德詩予早識琦而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曾公輔政可方安世長編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

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在神廟則鄭公秉心端方直亮歷事四世計安宗社長編元祐三年禮部言神宗配享功臣合命尚書以下議孫永等議富弼秉心直亮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廟廟庭實為宜稱蓋不特國初以來之禮也高宗中興是時也呂趙韓張俱有名績淳熙廷議侑食宜稱要括淳熙十六年宇文价議仰惟高宗天錫勇智紹開中興一時將相名臣宜列侍太室序於大烝伏見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大舉取日虞淵厥功茂焉趙鼎智慮湛明學識純固北邊受警力贊親征國本永正建萬世之長策韓世忠身歷百戰義勇横秋建炎勤王挺袂奮發連營淮楚直視無前名聞羗夷至今膽落張浚贊翊霸府披棘以立朝廷禦侮蘄川靖寇江左而秉心忠勤終始一節四人皆有名績見稱於世俱宜配

享吉依聖孝光授受是時也文惠忠亮培養聖德葛公為揆效忠訪洛史文惠公輔孝宗潛邸后即位再入相遂配享廟庭又葛卿輔光宗初年亦配享其報稱之公取予之當蓋質諸鬼神而無疑關諸百世而無憾者類兆趙普曹彬配享太祖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李沆王旦李繼隆配享於真宗王曾呂夷簡配享仁宗韓琦配享英宗王安石富弼配享神宗蔡確配享哲宗韓忠彥配享徽宗又長編元豐元年曾公亮卒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庭又淳熙十六年議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配享高宗廟庭若神宗侍侑之人或行或罷紛紛不一君子不能無議也鮮于侁曰宜以富鄭公也鮮于侁曰勲德第一惟富弼耳本朝舊制雖有二人且如

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曾布曰宜以王安石也長編紹聖元年詔王安石配享神宗三年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初元祐富弼配食天下以為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布對上問罷富弼配享如何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故已訝其不當先帝以王安石為相君臣相得近世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中人持偏見不恤義理所安耳然王安石之變更家法終不若富弼之計安宗社見上曾布之曲持私說終不若鮮于侁之允愜衆論人心之公議千載終不泯也是故安石之享能倡於曾布而不能不罷於趙鼎言行錄王安石傳紹聖初配享神宗崇寧三年詔配祀文宣王廟靖康初用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建

炎中用趙鼎言罷配享神宗曾布之議能行於紹聖而不能不沮於建炎君子幸其宗主公議有人矣雖然太室之禮腆矣侑食之人常矣然追崇一意而有出於大烝之外傑閣像形頌臺鐫碑遺風舊蹟凜乎如存豐功茂績昭然不磨此愚三詠三嘆於今日見繪功臣條

薦賢

乾興初年仁宗即位之始也而王曾首薦吕夷簡之相長編仁宗謀相王曾薦吕夷簡熙寧九年哲宗即位之元也而陳襄首

薦司馬光之用長編熙寧九年陳襄薦司馬温公而下三十三人　夫人主臨御之初興起事功搜羅人材毛髮絲粟寸能不遺為人臣者不念公家榱桷之用徒為私門桃李之計寧不負初政側席之意哉然嘗論之人臣以報國為念則所薦無非公人臣以植恩為念則所薦無非私夫親固可疑也非尚有材之可舉則不以親而疑讎可嫌也尚有德之可擢則不以讎而嫌吾以公而薦賢而謝恩私門則無也吾以賢而後薦而以求後舉則無也此無他人臣以報

國為念而他不暇顧矣夫茍公道不行於上而公論不明於下則短牘朝馳長牋暮進其舉曰覔親故交求德此相薦其舉曰互綢繆託契夙有恩惠其舉曰私白晝大都與奸為市其舉曰鬻此無他人臣以植恩為念而國不暇恤矣吾觀國朝知人之明薦人之公為大臣者惟知薦賢報國為事為士夫者惟知行己律身為常上以公取下以公進葢不特如王曾陳襄所薦也噫盛矣曹彬一代名將也教子登壇韜略世授卒以二子薦之

記聞曹彬將薨太宗親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皆堪為將又問其優劣曰璨不如瑋呂蒙正一代賢相也衣鉢相傳勲業無愧卒以猶子夷簡薦之聞見録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用公曰臣子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材也是不以親為疑也廢后之事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長編呂夷簡景祐執政因仁宗廢郭后事仲淹同孔道輔諸人扣門大呼攻夷簡落職知饒州夷簡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除舊職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相公乃爾夷簡曰夷簡豈復以舊事為念哉燈籠錦之事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是不以讎為疑也言行録文彥博為唐介燈籠錦所劾介出知潭州彥博亦罷相後彥

博再入相首薦唐介復召用焉李文正之用賢以為大臣之職業而不市私恩言行録本傳王文正之拔賢未嘗顯拔一人而恐恩自己出魏公別録韓琦言王公曽當國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諷之曽曰恩自己出怨將誰歸仲淹嘆曰真宰相也葢不敢樹恩私門也呂文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呂文靖與包拯同巷拯未嘗一見文靖以此薦之司馬公之薦劉元城取其無書抵政府葢不待有求後舉也語録温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絶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薦也論薦若此其視祁奚之於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曰午也可君

子曰舉其子不為比解狐之於荊伯抑趙簡子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荊伯抑主曰非子之讎乎曰舉賢不避仇讎婁師德之於狄仁傑狄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武后以告仁傑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亦何愧哉不然李師錫乃王德用之甥而薦者凡三十餘人政要增釋慶歷中流內銓引還人李師錫改京官其歷任薦者三十餘人上曰此誰之子弟左右對曰王德用外甥上曰薦之者多蓋以德用之故且與循資陳琪乃罷籍之壻而薦者至二十四人徒以權貴之故而薦也夫何取至和二年流內銓引對雍丘縣陳琪改京官上謂判銓貫黯曰琪雖無他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罷籍女壻今保薦者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諂附大臣故爾邪且

與恭城縣知縣王安國本判公之親弟也至託公以力薦之王安國判公之弟判公薦之於上呂惠卿本判公之同已也至犯衆怒以力薦之呂惠卿巧憸附安石極論新法之便判公薦之自代司馬公極口排之以為江充李訓之徒徒以親故之私而薦也夫何取嗟夫呂文穆謂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呂文穆蒙正曰我為相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唐質肅言吾輔政何功惟薦二臺官無愧耳言行錄前輩之薦賢報國以此為稱職之賢彼循權貴私親故者不亦恧乎雖然薦賢者固無負國家而被薦者亦不曾負舉主

范仲淹之於晏殊益有知己之恩也稱壽一疏聞者縮頸而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長編天聖七年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乃受朝仲淹奏虧君體損國威初晏殊薦仲淹為館職聞之遽詰仲淹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殊愧謝）判公之於文潞公亦有知己之恩也新法一奏識者稱快而反以異己為嫌若此者適以負所薦（仁宗朝文彥博薦韓維王安石張瓌苻恬退後安石用事行新法文彥博極諫其非王安石不聽反斥彥博補外）不然繆舉同坐之令不愧國家寧不愧所知乎昔前輩有詩曰先收先生作棟梁其次收拾桷與榱

愚敢誦此於初政急賢之世以為二三大臣勉 歐公贈胡安定詩

舉廉

虞朝設教曰簡而廉周典計吏曰弊以廉夫廉者百行之本也以此律身以此正家以此化風俗此士大夫職分之常而非卓絶之行尚何待教之弊之而後為哉大抵回天下之勢者在機而不在力淑天下之心者在上而不在下盖千駟弗視萬鍾何加足以厲天下之風俗者

固有之矣醉醲飽鮮傾囷倒廩者豈盡無也四知自懼一物不載足以激天下之節義者固有之矣乞墦取媚登壟罔利者豈盡無也是必新采芑之田興孤竹之節者而後可以美士心嚴娼賄之誅儆殉貨之刑而後可以回士心却羨餘之貢推金錢之賜而後可以服士心不然則士心轉移不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則以人生之萍梗世運之汙隆而為之可不畏哉嘗怪文帝之舉廉而萬家之縣無有應令本紀武帝之舉廉而闔

郡之廣不薦一人（本紀）是何廉吏之艱耶蓋簠簋不飭既不如賈誼廉恥四維之勸（賈誼策）而犬馬嬉遊至使魏其武安窮力而肆為之（本傳）則縣不應而郡不薦也亦宜矣國家以節儉化天下以廉恥勸風俗即此一意已見於藝祖立國之初則人人稷契家家夷齊有不煩人言者且平蜀東歸惟有圖書沈倫之清節可貴也於是有樞密之命（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帛子女倫清潔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密使）身平江南惟載圖籍曹彬

之廉潔可尚也於是有玉音之嘆（曹彬平江南倉廩府庫悉委轉運司收籍檢視彬一不問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上嘆賞之）惟其得勸廉之道則廉吏其不勉乎符彥卿之羨餘未易革也而必出粟以愧其心（太祖聞大名部民輸租節度使符彥卿加量收其羨餘詔命朝臣掌庾反出公粟賜彥卿以愧其心）王晉卿之貪黷未易化也而必還錦以愧其心（乾德四年前陝州刺史王晉卿獻重錦十匹白金十兩工曰晉卿貪黷無厭此獻不可納亟還賜以愧之）惟其得律貪之道則貪吏其不愧乎是故有官鬻爵無地樓臺（聞見錄萊公居家儉素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剌之公笑曰彼詐我誠尚何愧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

影鶴無地起樓臺後遽使曰公曰此無地相公耶或曰公頗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瓠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賔筵何簡薄也田園貧相惟富詩書何冲淡也人有贈富鄭公詩曰田園貧宰相圖籍富詩書身為中丞不受遺錢無貪心也太宗在晉邸嘗以五百千錢遺中丞劉温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復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扃鎖如故還白其事上曰我錢尚不受況他人乎身判棘寺不受賜錢無利心也向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宗緡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云嗟夫食前方丈侍妾數百為卿相者誰獨無是心哉而今也不貪不黷無愧於心其表厲之功多矣守杭

之日愧市白集非矯俗也乾興九年三月以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惡錢塘風俗輕靡不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至後深以為悔入蜀之時龜鶴自隨非强清也趙抃初在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贈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再回出判端城不持一硯有善政也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出帥南海不載一物有清節也余靖為廣西安撫戒當仕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嗟夫囊錦櫝金笑與秩終為守令者誰獨無是心哉而今也以易虐難

欺而自畏其勸勉之道至矣嘗謂天下之廉吏有三曰自然之廉曰矯激之廉曰勉强之廉胡質之清惟恐人知自然之廉也時苗為令去官留犢矯激之廉也楊湛貪鄙聞薛宣之名而改節勉强之廉也噫矯激之廉君子不取自然之廉不可多得欲使天下之吏皆自勉於廉節盍必有虞之九德周之六計以起其愧恥之心庶無歉於先正之高風昔者隆興初年玉音有曰收召賢士可擢廉潔以律貪鄙夫以我朝嗣服之初必拳拳於

舉廉之令者益新天下之習俗一秉其機則有頑廉懦立之風一失其機則有噬臍不及事之悔今日新政首舉廉吏其感動人心多矣細書一須聞者興起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詠布衾之銘司馬公歌無宅之詩寇萊公愚何幸親見之

財計

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此國朝建置三司之美意也夫斂散及時出納由己此利權也若十羊九

收徒費事功則彼此不通矣視人猶已損上益下此利

源也若丘夷淵實不知本末則上下俱困矣之二事者

國朝講之也審矣夫夏官之冑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

官之修造河渠自唐五代以來而他官皆所不與我國

朝悉屬三司故造作軍器屬之冑案土木之工屬之修

造河防之設屬之河渠國家財用之出莫大於三者而

三司皆得總焉蔡官制唐地官設度支金部倉部戶部唐末省官分置使五代專以鹽鐵為理

財之要分在三省之屬今之金部也度支主用度戶部

主版籍故次之其子司磨勘在比部衙司乃今部官皆

隸秋官冑案乃令庫部屬夏官修造乃令工部河渠乃令水部歸正冬官地官不得統焉皇朝盡付三司者可見立功以實不以文也開折司兼管網運衙司考所掌之財勘磨財用檢察憑由悉歸磨勘造作軍器則冑案主行土木之功則修造河渠之役則河渠行之國家之費無大於三事而諸員必三司案之

外之諸道轉運內之私帑儲蓄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焉我國朝悉歸三司故漕臣督集財賦必由三司勸沮內庫取索金帛必經三司出納國家財用之入無要於此三者三司皆得統焉故曰利權宜合不宜分者此也

蔡官制本朝分路設漕運使副判官付以按核之權皆督集財賦集肄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

輸都城積于左藏庫別有科名次貯内庫者皆三司所統之也自昔計臣未有不興利而富國者斂民房錢闍宦曰可而三司堯臣曰不可夫不以困民為念則國用宜乏今主計三年而償前後所貸内庫錢至數百萬而財用沛然有餘也慶歷三年四月王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五月入内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給軍費事下有司堯臣持不可因上言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者鹽鐵副使林維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維維議乃定堯臣主計凡三年前後姚仲孫借内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用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

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運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上問其說曰西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求益焉是重困也上善其說 河北榷鹽廷臣曰可而三司張方平曰不可夫不以規利為重則國計難辦今再往未朞而京師有五年之蓄而公帑愈厚也

慶歷六年十二月議榷河北鹽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也下詔河北父老相率拜迎于路及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又嘉祐元年

八月張方平為三司使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衆倍之至是馬衆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其財用大不及舊方平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其後未及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自昔計臣未有不重租而榷民者景德茶商所條三等使王涯處此未必不喜上等也三司宋太初取其公私之俱便而不取其榷利之太深異時公用足而民富者非公其誰與之長編景德二年茶商條三等茶租三司使宋太初不敢深取於民只從中等之說 慶歷議臣欲合税名為一使楊炎處此未必不厭其多名也三司程琳寧取其名件之

繁碎而不肯鹽麯之併合異時不至没舊名而增新額者非公其誰賴之故曰利源宜公不宜私者此也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先是三司併合田賦公納諸名品為一物程琳謂借使牛皮倉鹽地錢合為一榖麥豆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有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噫利權合矣利源通矣然不重其職而口談元理者以財榖為迂手校鈆黃者以籌算為浼其肯盡職耶是以國朝呂申公之在禁掖必先除戶部蔡文忠之叅大政必先除三司使此古者冢宰理財之意也蔡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侍從必先歷錢穀蔡文忠公由進

士第一亦嘗自三司度支副使權拜起居舍人知制誥乃至翰林學士仁宗方親決萬機即欲權參大政尚書除權三司使數月乃拜樞密副使元祐宰相呂申公在政和間任館閣禮官已有賢名嘉祐中朝廷欲寘中禁從按其歷任未嘗經錢穀乃先除戶部判官居數月進修起居注不久其任則求遷仕途者以公宇為傳舍遽化職任者以簿書為假途其肯究心耶是以國朝陳晉公之為三司使十有八年號真鹽鐵李士衡之任筦計至二十年才智過人此古者倉庫為民之意也陳晉公恕為三司使十八年精於吏事晚年薦寇萊公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檢尋晉公前後事件類為方冊及所至榜示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自是計相無不循其舊貫長編李

士衡前後筦計之任至二十年才智過人夫如是國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不豐哉今之任財計者有祖宗家法在

荒政

救荒之政尚矣言者腐聽者厭然君子審先後緩急之宜則以察時變為先以保民命為急以簿書期會之間為寛緩不急之故權度三者則荒政之論得矣夫陰陽之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所愆伏如人之一身有血氣不能無所凝滞水旱流行勢必代有故古者於

三年之耕則餘一年之食是於三年之間慮一年之必歉也其斯謂之察時變以三十年之通而凶荒水旱民無菜色甚者不舉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上下皇皇相與併力以救之惟恐一民之不有其生也其斯之謂保民命至於文務調度之日上下文具之觀則皆姑置之以俟時平無事然後可議其斯之謂知所緩急先後故天下之政非一而荒政獨以救言夫謂之救則其勢奚以異於焚溺之類也揖遜救焚無益於焚急慮

不可緩也徐行救溺無補於溺講畫不可後也昔者嘗讀雲漢之詩益深悲宣王之遭時適變而亦深嘆宣王之能捍災禦患也切想其於兢兢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已推之若夫朝廷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其曰鞫哉庶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尊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

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若酒榷鹽鐵可罷於民所疾苦之時而兩府之士不以告至貽汝南次公之譏前霍光傳税錢草粟可寛於闗中飢旱之時而羣臣之間未嘗言至煩昌黎御史之奏韓文集嗚呼陋矣漢唐君臣也其視周人之政遠矣祖宗勤恤民隱周行於平時無事之暇而捄災美意不能自已於天變上

聞之日且常平之法行於淳化之二年淳化二年京師大穰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糴名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歲飢即減價糶與貧民義倉之法行於乾德之元年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稅一石每輸一斗以備凶荒救荒之策似矣而祖宗猶未也上供者國用所自出也吾寧恤於江淮而無恤於國用祥符九年詔江淮運司留上供米五十萬而備飢年賑濟軍儲者邊備所需也吾寧恤於揚泗而無恤於邊儲沈倫使吳越奏揚泗飢饉中軍儲尚有百萬斛可貸於民即命發廩糶救荒之策至矣而祖宗猶未也諸道租稅悉從蠲免恐其有以困吾民乾德元年詔水旱作沴民

俗流雖委諸道長吏預告有災傷處並放今年租稅劒州群盜捕逐不置慮其有以擾吾民雍熙二年西劒州教賁詔以官粟賑民仍命使捕賊工曰盜賊之起皆由飢饉可預為防備嗚呼此其仁之至義之盡歟此特上人之責耳而群公百辟其能無上體愛民之意乎其任運使也漕兩浙者則發廩減直以濟貧民祥符六年兩浙運使陳堯佐言杭閏等州米斗錢六十益江陰不稔行於販鬻致有增價宜勿禁以濟小民仍令發廩減其價糶之漕梓州者則出祿米以賑飢民邑稱為梓州路運使歲飢出祿米以賑民貧富家大族皆以米輸官全活者數千人其秉州麾也活青州四十萬人則每自喜言之郜伯温言富鄭

公使逵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之曰過於中書令二十四考矣活京東百萬口而人至今賴之蔡齊治京東祖弛其鹽禁民得以貿易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之口活而不饑者蔡公也詩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亦何慊於雲漢之章雖然觀祖宗之心於天變上聞之時不若觀祖宗之心於平時無事之日賜貧婦以茶綵賜耕者以茶綵是無念而不在民也政要仁宗駐駕觀道左耕者賜以茶綵天聖三年觀刈麥聞民舍有機杼聲名問之乃一貧婦因曰其勤如此賜以茶綵既觀農刈麥又觀農刈禾是無念而不在農也政要增釋開寶六年駕出觀民刈麥刈禾八年又觀種稻

興國二年幸景風門外觀刈麥九月又出南薰門觀稼夫惟存於平居見於荒政閭閻疾苦上徹旒冕户庭洞達無間鰥寡此祖宗之心其堯湯之用心乎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九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十

宋 林駉 撰

恤刑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暘谷方升萬物仰照是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心上醫調護元氣流暢良農不力根莠害禾又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吏夫當大化圖新之初天下望澤之始窮閻蔀屋之下遐陬僻壤之所一動一植欣欣然有更生之願况吾民乎然仁出於君心而入於

人心豈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也哉推而廣之而在下不可感狹也勤而施之而在下不可廢沮也爬搔其痛癢洗濯其瘡痍如雨澤周流於焦涸之地如陽和宣暢於沍寒之谷則仁心仁聞浹洽彌亘而無匹夫不被其澤矣且舜於嗣位之始而申之欽哉恤刑之訓孰不曰虞之恤刑者然民協于中之治則有由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作士惟明克允此其充廣好生之德也博矣成王於立政之初而發庶獄庶謹之訓又孰不曰周

之恤刑者然圄圄空虚之治則有由矣司寇蘇公欽爾由獄君陳用辟爾惟厥中此其發達忠厚之仁也廣矣式者且謂四凶之誅凛然秋霜之殺物妹邦之罰又雷霆之不及掩耳者似不免為帝王盛世之累嗚呼孰知虞周深仁厚澤之意其在於此乎何者四凶不去則導其民於非善是縱姦也羣飲不執則滔斯民於非辜是滋惡也虞周之刑不施於民而施於吏正以警奉承宣布之職𡚁並書不然文帝後元元年即有決獄之問本紀太

宗貞觀初年而議決罪之誅刑法志其視虞周之初意益異世而合轍者然釋之守法力持寬恕方推廣帝無窮之意張釋之傳釋之為廷尉持法平恕而鼂錯刑名者流已蹷其脉矣鼂錯傳錯習申韓刑名之學勸帝親事法宮削七國鄭公仁義潤澤生民方欲勸帝力行之功而德彝小人鍥薄之習已截其軌矣本傳吾觀虞周忠厚之治而漢唐僅有幾致之風此其刑之煩省吏之寬猛識者可以觀世道之盛衰嗟夫虞周遠矣仁意間斷五季苛虐民不見德我太祖開國之初未遑

他務一洗舊習而新之立折杖之法寛常刑之典南豐太祖總序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寛大法有縱故可罪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則重其辟奏議曽鞏云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故於緩故縱之誅重議入之罪益未嘗用一暴刑也猗歟休哉此帝王初政之用心然所以充吾仁心廣吾德義者又有人矣京師鞫獄改用士人長編開寶六年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畿左右軍院典司案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欽庶獄始詔改用士人州郡重辟覆以刑部長編建隆三年工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乃令諸州自今決大辟訖録按聞奏委刑部詳

覆之上有寬明仁恕之心下有慈祥惻怛之念良法一定萬代遵守是故仁宗即政四月庚子之詔一意恤刑然考之當時我仁宗不徒以恤刑之語見於詔令之空言獄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劾其吏自今天下無滯獄矣類苑仁宗嘗問近臣曰比屢下約束州縣令其能盡體朝廷恤刑之意乎王欽若曰獄事之重諸路使者職在按察其稽慢者自當糾劾仁宗曰卿言甚善更以此意戒之讞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罪其吏自今天下無冤民矣寶訓天下有疑獄聽奏讞大理厭其煩以不應奏坐之自是官吏不敢復讞上奏應大辟有疑皆令奏讞讞而不當官吏不坐故休養生息一

世於祥風和氣之下而使田夫野叟吟詠於山林壟畝之間孝宗嗣位三月乙卯之詔詳議寬恤然參之信史我孝宗不徒以寬恤之語見於十八事之頌聖政嗣位三月下詔有寬恤十八條巧持多端者必寘於罪聖政乾道二年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卿等其革因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隱情罰必當罪奉行不虔者警以常刑乾道間詔部使者奉行上意不虔定以常刑云云故隆興乾淳之間東南之生齒繁庶吏稱民安熙然有慶歷嘉祐之治是則恤刑不寬無以推仁心飭吏不嚴無以行仁政此

祖宗拳拳於訓敕之命也其亦我藝祖詒謀之善也主
上新紹熙謀仁聞四達今日下詔恤刑明日下詔飭吏
垂髫戴白鼓春風而沐和氣然不知奉行之吏果無愧
於詔旨丁寧乎且酷暑隆凍按囚疏決法也今日隸憲
節者奉法日少慢法日多不分牒於貳車則委責於丞
佐按行分部而不問事情之曲折受成吏手而不知訟
牒之始末其可憾一也每歲告終例行按察法也今之
典獄訟者賢明日少酷虐日多高下輕重而與吏為奸

飢寒瘐死而簿歴不明其可憾二也有犯者固已伏辜必令妄及於無罪平民之家以為誅求之計私販者不即疏決必令妄稱興販於亭户富厚之室以為計囑之媒其可憾者三也嗟夫六條有戒御製有銘湯湯乎江河之難犯昭昭乎日月之昭布士大夫其忍負之必也朝廷操信必之權臺諫公耳目之寄監司任彈劾之責則朝綱以肅吏治以振民瘼以蘇將復見太平盛觀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聖天子已盡心矣又曰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士大夫盍自勉焉

新法

新作南門聖人所貶新開阡陌君子懼焉甚矣國家不可輕變法人臣不敢輕議法也愚嘗拜觀國史熟究新法未嘗不撫卷而興嘆焉國家自建隆至嘉祐天下似有舒緩不振之勢而根本所在則泰山而四維之猶之巨室焉上下和睦財用充足所少者屋宇未備器用未精臧獲遲鈍不及事而鄰牆有時而肆侮悶悶之政誠

有不快人意者元城語錄神廟必欲變法者蓋有說矣祖宗以忠厚治天下至於嘉祐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有厭之其實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天資絕人見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每與大臣議論踈然有不悅色當時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椎魯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侵侮不免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遂不敢承當工意改革法度王金陵揣知工意以身當之是時也何鄭以總覽威柄之說進增釋慶曆中何鄭言今之政令不舉蓋失於寬之漸也以陛下聖明之資加有祖宗典法具在但當總覽威柄以奮乾綱之斷余靖以自覽威權之說進增釋余靖言當今為陛下計但能天子自覽威權大臣公行賞罰沮蠻夷之氣宋綬曰覽威柄綬猶鄭也長編

明道二年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覽威柄頃太后朝識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人臣罔工何以致此歐陽修曰執威權修猶靖也長編慶歷二年歐陽修言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若一旦猝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我仁祖深執謙德不敢自用其為天下根本慮也至矣熙寧大臣承事勢委靡之餘奮起而更張之未為不切時者然事之未舉者舉之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何至棄其本根而他圖哉輸錢免役以便民也而寬剩之求多則民始以為不便矣熙寧四年十月頒募役法鄧綰言利路役錢歲用九萬六千六百餘緡而李瑜率十三萬緡有奇均

役本以裕民而瑜乃聚斂積寬剩青苗取息似未病民也而抑配之過擾則民始告病矣熙寧二年正月李常孫覺言敕旨散青苗錢聽民從便而提舉官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顧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民間諠譁以為不便保甲固民兵之遺意也而團教之妨農責罰之太峻果古意乎元豐八年四月司馬光乞罷保甲云云三四年來又令河東河北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時置使者提舉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託他事為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得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盡廢也淤田固重農之美意也而激水以壞民田廬果古意乎熙寧六年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丞楊及

府界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淤畿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於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云云

經義之法行而科舉之法壞

熈寧四年中書言令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經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

預買之法行而賦斂之法壞

國初買絹帛之類先以錢付民至熈寧行預買法而錢往往不付之民

彥博曰祖宗之法不必更張太過也荆公曰祖宗不足法也

言行錄熈寧初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蓋荆公知彥博言為己發故力排之餘見下

溫

公曰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曰一年一變法也長編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司馬公曰曹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王呂之言勝而文潞司馬公之言不勝而祖宗之制度變更殆盡君子於此為之不滿焉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法而絕程明道與介甫同學於濂溪後介甫用事行新法程諫之不從乞補外韓維與荊公同受薦於潞公也以不合新法而踈溫公瑣語皇祐中文潞公薦韓維曾公亮張瓌王安石四人恬退乞不次擢用又韓維行狀安石用事維極論新法不便不報乞補外鄭介夫師事於荊公

錢景諶素交於荆公一論新法終身相棄鄭俠字介夫從學荆公後介夫極論新法神宗為罷青苗免役錢景諶因别頭試解舉本荆公考之後論新法不合遂相絶蘇子瞻素厚於荆公劉道原雅善於荆公一議新法屏迹不容蘇東坡與王安禮王安石素有文墨之契議論翰墨後荆公新法行東坡極詆之　又十國紀序王介甫與劉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熈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及吕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益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未便介甫大怒遂與之絶交故老典刑參辰相絶平生膠漆矛盾不合而荆公所與共事者以章吕曽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

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厮役惜哉唐介言安石用事章呂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厮役逆意者久不名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夫勸人主以講學此荊公之本心也而三不足之惑上聽胡為有兩口舌耶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言本朝事可謂精盡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諭　又元城語錄曰安石云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諫人主以變風俗此荊公之素願也而首擢不孝之小人胡為自相枘鑿耶熙寧元年二月庚子安石侍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

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又熙寧三年六月詔令朱壽昌孝行赴闕先是言者攻李定不持母喪王安石立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選審官院 祖宗出政安利元元此安石告君之言也而新法擾民冐行不顧公何忍為之 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以何道也安石曰云云其於發政出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餘見上 屈已夷狄安逸邊人此安石告君之論也而開邊誤國貽禍後來公又何忍行之 安石上書仁宗在位日久寧屈已棄財於夷狄終不忍加兵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豫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加兵之效 推原其由也 熙寧三年又從王韶李師中開邊之議

安石所學者孔孟之書所友者直諒之士所談者正大之言一旦棄置如許操戈入室者此皆小人從臾之罪也觀福建子三字之書則知異日悉用小人之意（荊公為惠卿下石反相顛覆至晚年鍾山題福建子三字蓋憤惠卿也）觀吾昔好交游今以國事相絕之嘆則知晚年惜去君子之悔（聞見錄曰田承君云荊公嘗謂其姪訪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公居閑復欲作書相問訪欣然為設紙筆案工公屢欲下筆輒長嘆而止）噫亦晚矣又嘗論之小人嗜利而附新法固可罪君子變節而附新法尤可咎方新法之始議也朝廷尚

有疑貳之意常秩之聘正國論去取之機名至闕庭昌言其便而法遂行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潁州薦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至待制介甫遂亦心知之至新法之行也朝廷復有悔艾之舉閱道之問又國事興廢之機安石自罷之言一入而法卒不廢矣王介甫因新法行衆議不便介甫辭病神宗欲罷之因問趙閱道對曰俟安石自罷之遂不廢及新法之盡用也三五少年略無愛惜當時故老在朝僅有曾公亮耳儻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亮也陰助力贊無毫髮遺安石環顧無所忌

憚此法終為誤國蠧民之具矣長編公亮陰助安石然更張庶事一切聽之

則變法之禍此固安石之罪也尤小人之罪也固小人之罪也亦君子之罪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歎吾觀熙寧天子安石相誤之語使安石聞之必不為也神宗與王珪因論馬監事神宗曰安石相誤豈惟此一事熙寧細民鬻妻賣子之態使安石見之必不為也鄭介夫繪民間鬻妻賣子流離之狀詣登聞院上疏上欺其君下棄其民熙寧小人不得辭其咎元祐初元天意祚宋人曰父政不可改也君子曰東朝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

也人曰神考不可改也君子曰天子改安石之政非改神考之政也罷保甲廢市易四患之除如救焚然君子方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司馬公行狀曰二聖嗣位民日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溫公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易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如拯溺救焚然况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噫元豐之變熙寧未盡變也而君子喜之何者意其必有元祐也紹聖之變元祐亦未至甚也而君子傷之何者意其必有崇觀也奏議陳瑩中言自熙寧至今二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更改熙寧

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神考紹聖改宣仁凡所行之事各有先後紹述一語更倡迭和莫助兩圖左次右列而天下之事去矣噫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往者不可諫矣不懲不忘率由舊章君子深幸其有建紹之治

朝儀

君臣大分也固當嚴於視朝而尤嚴於平時朝會威儀也固當謹於外朝而尤謹於內庭何者平時之際其情易狎內庭之所其分易褻苟溺於晏安而憚於禮法不

樂於檢束而自便於縱肆則上下相從事於茍且之文而近習預政之弊職此之由也嘗觀周禮一書而知周人之法度何其謹重詳密耶夫外朝之儀朝士既掌之司儀又辨之而猶未也治朝之儀司士掌之宰夫又掌之而猶未也葢內朝燕佚必有師保正救之官而閽尹婦寺又皆屬於冡宰之臣行之於宮庭寢處之間達之於朝庭宣布之際同此禮也亦同此心也豈必視朝而後嚴外朝而後謹哉漢唐之儀非不足觀然內外幾天

淵之隅旦暮有聖狂之分漢之制朝會也謁者贊導郎中俠陛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若嚴矣（百官表）上然臥枕宦者而不顧排闥（高帝枕宦者臥樊噲排闥入見之曰陛下桀紂王也）踞視將軍而見至不冠（武帝踞廁視大將軍衛青）則又何褻也異時倖臣嫚朝之醜（申屠嘉傳鄧通宦者戲殿上嘉召通欲斬之帝遣使者赦通）權臣干政之弊是非內庭不謹而區區於外庭之文耶（末年王鳳王莽權臣竊政）方唐之損益禮文也有兩丞以辨其儀有典儀以贊其位贊辭則通事舍人正班序則御史臺屬若嚴矣

唐百官志然樂工伎術之流皆得鳴玉馬周傳斜封墨敕之弊率由中出武后紀則又何褻也異時大臣有離立之慢武夫有背闕之侮李勉傳者是非平昔過輕而屑屑於視朝之頃耶國朝以禮立國朝儀尤重舊制常朝以日入閤以朔大朝會以冬至五月朔會要淳化二年張洎言唐初五日一朝肅宗而下咸隻日朝雙日不坐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然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訓望依前代隻日視朝雙日不坐不從又會要唐太宗始御紫宸殿羣臣入閤常以月朔行之後唐天成初又以望入閤國初舊制皆以朔入閤又按會要太祖元會二冬會二五月朔一太宗元會六冬會三五月朔二真宗元會四五月朔

一至天聖則罷五月之朝會熙寧罷月朔之入閤而以日視朝之制則天禧變用隻日焉此朝會之時然也寶訓

天聖三年故事五月朔御天安殿視朝仁宗問輔臣曰此何禮也王欽若曰唐以瑞氣始於此故設君臣相見之儀上命罷之　又長編三年詔罷入閤儀先是王珪言入閤者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儀正衙若正御紫宸殿換正衙儀自宣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五代以來廢正衙立儀之制今入閤儀正是唐常朝非為古禮不可遵用故罷之　又按會要天禧四年中書門下言唐貞觀十三年房喬請三日一臨朝顯慶三年長孫無忌請隔日視事並從之自後有五日開延英隻日視朝雙日不坐請自今雙日前後殿不坐隻日視事或於長春閤或於承明殿遂從之舊制

有外臣之辭謝有羣臣之橫行有宰臣之押班至乾德則變辭謝類苑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嘗驛名一邊臣入對訝其到京數日而未見左右奏以未過正衙及令入見畢乃詣正衙淳化二年張郁言正衙之設謂之外朝群臣辭見及謝先詣正衙見訖方許入對此舊制也乾德以來始詔先赴中謝後赴正衙而中辭謝辭見之後多不詣正衙致朝經廢欲赴中謝次日赴正衙咸平則倦於橫行會要咸平四年御史言舊例假三日羣臣並赴文德殿橫行朝參近日多以內殿起居不赴望申舊制以肅朝儀而押班之制則嘉祐雖廢而中丞有言迨熙寧始盡革焉此朝會之制然也長編神宗即位王陶彈宰相不押常朝班韓琦言先朝以前殿退晚

以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自臣等唐每月凡朝延英其餘不坐之日宰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臣曰令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祖宗以來繼日奏事祥符初敕宰臣赴文德殿押班當時似未討論中書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則機務當有妨滯至列聖之所遵守先正之所維持者天冠地屨凜凜難犯朝會褻慢太平有詔也會要太平興國五年詔曰表著之設益有等威五代以來舊章多廢遂至褻慢殊失矜莊自今朝會皆務恭虔殿庭私禮景德有戒也會要景德三年詔曰自今朝會始務端肅不得諠譁內職設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閤門彈奏時艾仲儒言立班時多談語行私禮故有是命趙朝後時祥符有令也則列聖之遵守此法固重矣會要祥符

二年趙相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肅舊制每日趨朝並早赴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仗令具晚入者姓名申奏從之 上前之喧忿未已則王文正以為當譴樞使王崇勲上前失禮王文正公曾執奏劾之 外朝之威儀稍慢則薛簡肅公以為言事略薛奎傳 武臣之少有失儀則王欽若力攻其失會要鞠永言武班臣僚少有失儀望免彈奏王欽若奏鞠永自授憲官多不彈奏詔鞠永出處通判 則先正之維持此禮尤謹矣然衣冠整肅之地朝廷森嚴之所律之以舞蹈繩之以俯伏夫誰不致其敬哉若命坐以優大臣此常時也我太祖輟之以重其威噫平日且爾況視

朝之頃乎燕服以見近臣此常禮也我太祖昜之以示其敬噫内庭且爾况外朝之地乎夫惟藝祖立極之初已明此意聖子神孫共守家法昭乎太陽之照物凛乎太阿之出匣其視周之六典何愧哉

鹵簿

古之禮文詳乎後之禮文詳乎曰亦古之禮文詳爾然古人行之天下以為宜後世行之天下不以為安何也葢禮文之在天下用於自尊者為驕矜之失而用於事

天者為盛美之事古人惟以事天為禮則制愈備而愈不弊自夫後世以侈心行之則勢位之益隆而人心之益薄分守之益嚴而風俗之益衰登鳳凰而翳華芝徒見於甘泉行幸之時甘泉賦秉綉象而靡雷旗第用於上林游獵之地上林賦故其車騎服御徒足以駭世耀俗而相攘相僭之患已見於天下是無惑乎後世之不如古也夫論制度之善莫如周禮文之備莫如周然輿服之必飾者非所以自奉也仗衛之必嚴者非所以自侈也

益用之於已者為甚易而用之於事天者為甚備故玉路之十有再就者獨見於祀天而以朝以賓者不與焉太常之十有二旒者獨見於祀天而以田以戎者不與焉執戈盾而夾王車者不用於他而獨用於祭祀之時服衮冕而從王車者不見於他而獨用於郊祀之際並同此古者禮文之詳天下以為宜者益以事天威典不容不備也秦皇承六國既滅之後謂非備其儀衛不足以震撼愚民之心自侈出警入蹕之衛以九國貳車之制

從車羅騎照耀輝煌前旌後旗馳騖紛紜然其禮不用於祀天而用於東遊行幸之舉則秦之侈靡無制者適足以啓天下睥睨之心何益哉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又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承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餘見高祖紀漢武懲禮文多闕之陋謂非煥其文章不足以新一代之施設備太僕屬車之乘見上新甘泉鹵簿之儀千乘萬騎駭人瞻視羽葆霓旌極口賦詠並見司馬相如傳又趙昭儀得幸每上甘泉常從左屬車豹尾中然其禮不用於祀天而

用於游幸求仙之舉本紀則帝之靡麗自奉者徒以濟平昔好大之慾何補哉嗚呼君臣亡等脫略邊幅固不足以立萬世經常之制然事天不足奉己過汰又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國家承五代簡陋之習制度疎略毋庸議自范質討論故事而始定鹵簿之圖太祖謂范質曰今時和歲豈克舉禋祀卿宜講求遺逸副朕寅恭之意焉質等討尋故事推得大成南郊鹵簿等圖上之自陶穀為禮儀使而始定鹵簿之制太祖南郊陶穀為禮儀使定鹵簿儀仗其導駕押仗之服則從開元五色之禮其執仗次第之色則

從五行相生之次其乘輿則增造五輅其奉身則備用六引作於乾德之四年成於開寳之三年而用於開寳之四年太祖增其儀衛仁宗煥其采章神宗哲宗更正其制作徽圖寳記藏在秘府今披而視之尚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噫盛哉開寳四年十一月親享太廟始用綉衣鹵簿　又輿服志稾太祖親閱儀仗毀其不中度者易以文綉自此儀衛寖盛太宗真宗又增益之仁宗即位宋綬定鹵簿為圖記十卷上之　又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詳鹵簿記公卿奉司第一開封令乘軺車次太常卿乘革車皁旗次太常卿乘革車鳳旗次司徒乘革車瑞馬旗御史大夫乘革車獬豸旗

次兵部尚書乘革車虎旗皆非是縣令五品秩比大夫常乘墨車建旗諸侯當乘墨車建旗太常卿古春官當乘夏縵建旃司徒令王公當乘夏縵建旃從之又元祐七年大常言議所說王公以下繖合用青令鹵簿圖六引紫繖乞改用青從之又元祐七年鹵簿圖改二十八宿旗然嘗觀其制度矣天子之制鑾駕用之朝陵謁廟其四曰黃麾仗用之省方親征大駕凡二萬餘人法駕省三分之一鑾駕半於法駕黃麾仗又減於鑾駕夫祖宗之嚴於祭祀也故大駕法駕鑾駕為甚重其數為甚備祖宗之略於自奉也故黃麾仗其制為甚疎其數為甚簡嗚呼其得周人祀享之

禮歟元龜凡鹵簿四等一曰大駕二曰法駕三曰鸞駕四曰黃麾仗大駕者郊祀籍田獻玉清昭應宮景靈宮用之法駕者泰山下汾陰行禮用之鸞駕者朝陵迎大小天書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大告太清宮躬謝大齋用之本名小駕黃麾仗者御樓車駕親征或有省方還京工遂用之又李清臣輿服志彙按皇祐二年鹵簿使言明堂大享用法駕鹵簿減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仗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法駕減其一用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人檢祥符封禪法駕人數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人本部無法駕字圖又文牘散逸望同禮官詳定乃定萬一千八十八人如此則數又不同是故開寶之鹵簿遺逸特命討尋固也然非事天禋祀則未必備見上康定之儀衛寡薄特令加備固也然非郊廟大禮則未必增輿服志彙康定

元年宋庠言郊廟大禮惟鹵簿外常日導從前有駕頭而後有擁蔽之扇而正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中道士庶夾道馳走喧呼不禁非所謂旌頭先驅清道後行也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簡寡頗同藩鎮宜委近臣討論儀從及鹵簿參酌取其中稍增儀物諸禮院詳定

玉輅大祀之禮也不敢施之齋宿

元豐四年太常言齋祀之車異用國朝親祀致齋翌日即進玉輅非是謂致齋翌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進玉輅赴南郊

毬杖玩習之物也不敢用之南郊恐其褻也

志彙景祐五年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宮曰執毬杖夫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玩習方今親奉大禮乃陳戲賞之具未為允稱宜亟去毬杖

此祖宗以事天為盛舉以祀禮為縟儀則儀衛之詳何

慊焉

郊禮

古今郊祀之議有二曰天地並祭之議祖宗並配之議喙喙爭鳴人人異見自漢儒至我朝治平元祐諸君子之說不知幾千百年于玆然議禮如訟毋惡於爭執經如仇不厭其異要之制禮至聖人而定議禮至聖經而定則制度合而議論決矣夫郊祭之禮見於周典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之議者或主以分祭之說或主以

合祭之説而分合之議分矣周禮記禮注疏君子但觀昊天有成命之詩聖人合言郊祀天地之意則合祭之禮誠當也詩昊天有成命篇配享之禮肇於周易豫卦三代以來亦未之有變也後之議者或主以嚴父之説或主以尊祖之説而配享之議分矣記祭法注疏君子但觀思文我將之詩聖人載后稷文王配祀之意則並配之禮亦宜也詩我將思文二詩蓋嘗考之國朝矣合祭始於乾德之元年也甲子南至行禮圜丘時從劉温叟禮圖之論長編藝祖乾德元年范質張昭劉温

叟行禮圖相與討閱故事上之上甚嘉之其後遵用此制十一月甲子日南至合祭天地于圜丘　自是而後或太宗郊五或真宗郊五或九郊或三郊皆用是典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之一郊耳奏議元祐七年顧臨等言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享明堂今初郊禮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元祐於是有分合之議顧臨曰合祭是范純禮曰分祭是年七顧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於經三省進呈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軾蘇頌以合祭為是范百禄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禮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大防又以皇

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為有名蘇軾曰分祭非劉安世曰合祭非初議北郊禮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謂當分祭從者三四十人軾引昊天有成命詩以難分祭議後癸己合祭天地于圜丘然當時卒從合祭之說蓋祖宗成法萬世不易皆合昊天有成命之詩有不容輕易者矣見上且嚴父配享始於乾德之元年也南郊親祀升配宣祖時從張昭之議長編乾德元年十一月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初有司議配享請以僖祖升配張昭曰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勳伐肇基王業請奉以配享從之自是而後有配以始祖長編雍熙元年初太祖請祀以宣祖配及上即位禮官以

為舜郊嚳商郊契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故太平興國三年六年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工將東封邑蒙奏嚴父莫大於配天遂用蒙議

有配以祖考

長編淳化三年蘇易簡言聖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符聖入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義恭惟太祖光啓丕圖以聖授聖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望將來郊丘奉宣祖同配從之

有三聖同侑有祖宗迭配其前後升配之禮不一矣

長編景祐二年禮院言太祖為帝者祖太宗真宗為帝者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今三宗同躋不祧之位請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其將來皇帝親祀且請以三聖皆侑　又按國史此後並迭配故慶歷七年楊察言景祐二年敕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慶歷四年南郊已奉太祖太宗配今合以太祖真宗配詔依　又按皇祐二年大享明堂三聖同侑自此以後

並三聖同侑云云治平於是有並配之議王珪曰請以嚴父蓋主仁宗也長編治平元年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王珪請依周公嚴父配享明堂王疇請依王珪議奉仁宗配享呂誨曰請以尊祖蓋主真宗也同上司馬光呂誨議祀無豐于昵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周公有聖人之德而文王適其父也近世祀明堂皆以父配於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宜遵古禮以真宗配錢公輔曰請以祖宗蓋主太祖太宗也同上錢公輔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統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萬世不遷李受傳曰請以祖考蓋主真宗仁宗也同上李受傳乞以仁宗與真宗

並配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以祖考並配也然當時卒從嚴父宗祀之說者蓋明堂尊父郊以尊祖合於我將思文之詩有不容輕議者矣雖然制度不考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夫古者其席藁秸其祭掃地其器陶匏蓋尚質以章天德也我祖宗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外飾也聖政

孝宗隆興三年詔曰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令務從省約毋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惜民之心朕遵皇祖之典崇儉德而戒勞民除事神賞軍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青城帟幕務從簡省毋美觀也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宿齋洗如望祭青城幕次事上曰止是一宿不必

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古者鬼神之享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蓋修德以享天心也我祖宗屏去輦茹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矣長編拾遺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毎奉郊禮皆屏輦茹朕二祀圜丘並遵行之但外庭不知耳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對越在天矣類苑太平興國二年太宗謂近臣曰朕將郊祀如聞行事官不盡嚴潔當令致齋日即洗潔衣服為民祈福此其小心翼翼嚴恭寅畏之德蓋與世同符百聖一揆初未嘗一毫間斷也宜乎一德享天三靈垂貺故夜月澄爽雲物

晏溫則元祐親祠之日也元祐七年十一月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是日五鼓肇詣壇外壝百官待詔不立班自小次歷午陛外壇不設茵褥稽首跪奠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溫比還御殿肆赦終日和暖翌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朝獻則杲日麗空登壇則台星騰彩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初上致齋而雲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則微陰登壇即霽而台星見則紹興肇禋之日也帝鑒不遠洋洋其上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

社稷

縟儀肅將明禋具舉人君所以備事神之文一德格天

百靈孚佑人君所以盡感神之實夫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之祭誠重矣是故封人設壝不屋而壇此壇壝之制嚴也（周禮）薦必以血牲必以黝此牲牢之具潔也（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少牢皆黝用黑常月用甲祭日之晨王及臣皆服絺冕）歌奏應鍾其舞以帗則樂舞之儀為如何（大司樂）服尚絺冕其飾三章則服冕之用為如何（見上）春夏祈穀載芟歌之秋冬報禮良耜載詠此人君事神之文備矣然夏德一懋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有道曾孫一興義兵而所過名山大川之

神皆陰拱而受職焉是又感神之德然也豈必因祭祀而始獲地示之福哉噫儒者講禮於千百載之下不明其禮文固無以定沿革之制不究其名義亦無以訂議論之實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功於民此祀典之所當尊是以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夫何疑而後儒紛紛之議執經如仇辯禮如訟嗚呼亦惑矣且有功於民者祀之古今之通議也昔共工氏之子龍有平土之功高陽

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慊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而非配社者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鄭元注社稷者五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向於北牖下荅陰之義又云社者神社之

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句龍周棄並為五官故禮為社稷又牲用太牢與天地不同若穀是穀神祀之用穀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鄭為長餘見禮記烈山氏之子柱有播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亦不忘本之義也然則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犢不當復用黍稷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

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黍稷吾益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見上孝經說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之為正神而非人為之也不亦可信矣乎見孝經流祭法有云共工氏之子能平九州厲山氏之子能植百穀則數臣之配食社稷而非正神也不亦可信乎昔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考歷代之制度訂諸儒之議論而社稷之義定矣國朝

以重農為國本以明禮為家法縟典盛儀於皇三代故大社之饌定於賓儀長編太祖初有事於太廟乃詔賓儀定其儀注儀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食之祭作雍和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門入皇帝詣壘洗之儀如圜丘屋壇之制中於王隨天聖十年太常王隨言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為之四面各一屋惟南無屋三獻之禮得於奉常李維之請景德間太常李維言社稷同釋奠之禮埋血之祭定於元豐禮院之議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今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禮經伏請社稷以埋血為始從之其定籩豆簠簋之數見於景德四年之詔正配祀二籩豆三簠簋二俎從祀籩豆二簠簋俎一其考儀注祝文之事

見於天聖七年之議祝文云以后稷配棄言柱與棄俱為稷不稱棄何以别於柱嗚呼其制備矣其文侈矣其意厚矣而祖宗所以感神者又出於禮文之外宋德當天社稷鼎安歷三百年而又有以遺萬載無疆之休和氣致祥農扈告豐百室盈止而享黍稷稻粱之慶故勾龍為社夏制也且拳拳於過門不入土功用成之日秋報歌詩周制也而豳風農桑之務且致意焉有事神之文有感神之實而後質之鬼神而無愧矣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十